

第八〇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夏曆乙酉年四月二十一日
地址：山西興縣
四月初十小滿二十六芒種

綏中我軍傳來捷音
連克平綏路北八據點
解放區擴大四萬平方里

花園島　三元井　子城土　黑山子　八號　活佛灘　陶林　霸場營子　歸綏　平綏鐵道

（本報訊）軍區司發表三十四號作戰公報：繼偏清塘區的勝利，綏中我軍傳來捷音，相繼攻退平綏鐵路以北武川、陶林境內之活佛灘、黑山子、士城子、三元井、八號、霸場營子、達力兎、民生渠等八據點。綏中幾年來的形勢爲之改觀，擴大解放區東西南北二百餘里，計合四萬餘平方里，現已恢復到三八年的局面。按自四一年二萬餘敵寇迭踏「掃蕩」綏中後，敵人曾在綏中築了許多據點，並用稠密的公路網聯繫起來，縱四兩封鎖並分割我地區，罷常集結重兵出擊「掃蕩」，將我軍壓縮在百里的地區內。我綏中騎兵部隊在敵寇及環境困難的惡劣條件下，始終堅持該地區，堅決與敵周旋鬥爭，經數年堅持苦鬥，終將敵逐漸擠回主要點線。以上據點的收復，已將敵突入我內地區的兩條重要點線切斷，對今後綏中區的對敵鬥爭更加有利，敵平綏路亦將更感受威脅。

我軍民光復五寨後
加緊圍困神池義井
義井偽軍三十九名反正

（二分區訊）我軍民光復五寨後，即進一步加緊圍困神池和義井。我圍困義井的部隊民兵，不時向敵碉台上打冷槍，使敵哨兵怕得不敢露頭，據點內敵人亦不敢出動，偽軍更恐慌動搖，在我猛烈攻勢下，四月二十五日晚偽軍三十九名反正，事後，敵人將偽軍一中隊繳械並監視起來。敵人在我地雷戰廣泛開展中，非常恐慌，在附近抓老百姓給他們送死。一天，敵人抓着三個老百姓在前面踏地雷，老百姓發覺了地雷悄悄的躲過去，敵人大搖大擺的走過時，轟的一聲，兩名敵人被炸傷了。此後，敵人便改在晚上運輸，或走荒地，但仍免不了被炸。五月二日，又在鳳凰山炸壞了敵汽車一輛，七日，在腰莊子炸傷敵人一名。義井吃水是要到石圪塔南山腳下及店兒上去指的，四月二十三日，我們把石四窯的水源給填了。二十六日，敵人集中百人以上的兵力來挖，遭到我軍打擊，狼狽逃回，五月十二日，敵人又派二十多人出來，被我小部隊擊回三次。最後，敵人集中七十多人分三路來推復，又中我地雷逃回。現敵人每日只是向城外無目的地亂放幾炮，始終不敢出外一步。（賈俊湘）

爲了切斷神池敵人的交通，武工隊、民兵在寨武、東寨間加強活動。五月一日，余福林同志帶領他的武工班伏擊了由寨武出來的八十餘敵偽，毀敵大車一輛，繳獲耕牛三條，驢，米六袋，衣物一部，該敵回竄途中，在義合寺及東寨附山，又接連遭我打擊。民兵徐光的民兵和某部連日在這一帶破擊，五月二日、八日破擊中，兩次與敵接觸，斃傷敵偽六名，繳收回鐵軌附子七百多斤。十四日夜，三十多隊偵察員更配合武工隊過入東寨北暗，俘偽軍五名，繳步槍四支。（賈映華、賈步功、郭毅、胡也）

（寧武訊）（遲到）從三月十日至四月二十日四十天中，邊緣區某地群眾在寧（武）東（寨）偏（關）鐵路上不斷展開破擊，計百人以上的大破擊有四次，三、四十人的小破擊有二十多次。總計共破擊鐵軌約二萬餘斤，值本幣八十五萬元。其自然村群眾賈同二鬼破壞鐵軌三百五十餘斤，換下莜麥麵粉兩大石，某自然村群眾張同拌破壞鐵軌與同食鹽三十餘斤，群眾白布六丈多。全行政村群眾食鹽問題都由破壞中得到解決。（溫仁貴、閻世忠、閻殿英、薛文魁）

教導團速成班新紀錄
原地直刺萬二千餘次

（本報訊）五月十七日，軍區教導團速成班練習原地直刺，最高紀錄達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三次。東方現出魚肚白的時候，操場上就開始動起來了，他們十八個人，九個人刺，九個人記次數，槍在他們手中，好像輕便順手的棍棒，準確而有力的刺在靶上，靶上乾草紛紛脫落下來。記次數的人清朗的報告數目，「一千、……二千……」。常志還退了下來，他頭上冒着熱氣，王志傑的臉因流下的汗水遮蓋住，記次數的同志馬上拿出手巾給擦，李耀先的右手虎口處，已經起了一個紅泡。槍頭刺在木樁上，木樁出現的變成扁的，碎木屑像雪片一樣飛落下來。「五千，……六千……」記次數的同志繼續報告着數目，李耀先的手上出血了，血染紅了槍把，滴下來染紅了他的鞋。早飯也沒有吃，從早晨四點半起，一直刺到快正午了，最後還是排長任健同志硬把他們制止住了。五個人刺殺次數是葛文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三次，王惟太一萬一千七百次，余光亮一萬一千零四十次，靳步高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次，李耀先一萬一千四百四十次，其中以李耀先的動作最確實有力。（王爾鶴）

南丈子附近村子
遭敵掠奪十室九空
一個老漢三年被敵搶走牲口十頭

（平魯訊）平魯敵人自去年秋天在南丈子，紮下據點後，不到一年的光景，周圍二十里路的村莊都被搶得十室九空了。敵偽對淪陷區的人民除繁重的苛捐雜稅外，更公開的向人民訛詐。南丈子的敵人，每天給各村派發大陽牌紙煙一盒，水煙一塊，火柴一匣，三種東西即強派銀洋三元九角。另外在其「維持」村內，每天要「慣報日」向老百姓索取三錢五錢的大煙，但老百姓被敵偽把有的籠都吸乾了。洋烟給不去，敵偽便加以「通紅」（通匪）之罪，大耍敵詐，往常照例被敵偽要稍帶的村子裏，每天派兩個至三個（近的村莊更多些）修工的，不是挖溝就是修碉，後來修路搞的村子去的人上工晚，下工早，就不要人去，而要給一石五斗的夜麥做頂替。敵武裝搶糧運更難以枚舉。某村一個六十餘歲的老漢，三年來被敵偽搶走耕牛七頭，驢二頭，騾子一頭，去秋到現在不到一年即被勒款千餘元，還孔家兵被搶一空，槽子即被燒毀十二個，全家被脫光衣服兩次，零零碎碎被敵偽搶去的東西就無法統計了。他的大兒子被敵偽抓去，求親託友花了五百塊錢方贖了回來，二兒子又被敵人抓去殺了。現在全家無法維持生活。老漢痛罵敵偽發行，而深感到過去對新政權認識不對，他說：「從前新政權叫我出公糧一石二斗，第二年五斗，第三年三斗六升，我嫌重，如今在敵偽搶奪下，卻弄到不能維持生活的境地。」最後他說：「只有八路軍才是爲老百姓的！」現在那個村子在我軍民積極對南丈子的圍困下，已反掉「維持」得到解放，正在我軍民協助下，搶種搶耕，人民更手執武器向着掠奪他們的敵人，展開了猛烈的鬥爭。（梁劍）

神府縣區幹部
分頭下鄉領導備荒
機關節約折合小米萬餘斤

（神府訊）神府於五月二十四日召集縣區級軍民主要幹部五十餘人，討論與布置防旱備荒工作。會前有少數幹部認爲「現在並不十分旱，過一個時期會下雨。」對此項工作不甚重視，經研究晉西北關於防旱備荒的指示，縣書劉北垣同志嚴肅指出：「神府各地已成旱象，幹部首先在思想上要認識到這一工作，是對神府五萬多人民生命負責的問題。應確實領導人民與自然作鬥爭。」隨即引起大家熱烈討論，一致認爲防旱備荒主要應從生產上着手，本着「有一天下了的雨，沒一天做完的營生」的農作經驗，去發動群眾不能停午，趁墒搶種，等下雨後即可出苗。發動機關部隊群眾多種小日月糜穀、蕎麥和蔬菜，多採野菜。同時，積極修水地，各區發動群眾，依據實際情況新修或恢復水井，如五區太和峯、清水坪，三區西豆峪，特別着重於一區沿神木河修水地的修復，機關、部隊及群眾應展開廣泛的節約運動，積蓄各財，自六月份起，機關部隊幹部每人一天節約三兩米，事務人員二兩，全體脫離生產人員一律節約，每人節省毛襪，手套各一雙，肥皂一塊，共可節省小米一萬零八百斤，並加強伙房及通訊勤務員的教育，防止糟蹋一切食品浪費，和對公用具的損壞。注意收集廢紙交換辦公文具，在群眾中發動大量節約外，還禁止浪費消耗的紛紛。會後，縣委、縣府即派出幹部二十餘人，分頭下鄉召集勞英及有經驗的老農座談，糾正某些群眾存在着的盲目樂觀思想，動員起來戰勝災荒。（路肖）

五寨新老解放區
耕牛糾紛獲得合理解決

（本報訊）以前敵偽到根據地搶去的耕牛，除自己屠殺、絕賣外，大部分賣給淪陷區群眾。五寨光復後，根據地群眾跑到新解放區去認牛，大家對敵人的搶劫行爲太痛恨了，開始，見了自己的牛，不說一話便就拉上走了，當地久受敵人壓迫的群眾也感到不敢爭論。政府發現以後，立即予以適當糾正，宣佈耕牛糾紛問題要經過政府解決。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政府更多的照顧到新解放區群眾的困難。因爲根據地生產一般的已安耕就緒，而新解放區的耕牛有三分之二原來都是敵人由根據地搶去賣給群眾的，如立刻拉走，對新解放區春耕必有很大影響。據這些情形，政府對有關雙方提出解決辦法，除由敵人直接成的根據地與新解放區群眾間的對立現象。經過政府細心辦理，糾紛都順利解決了。現在新解放區的耕牛，除偽軍偽組織人員直接搶來，自己願意賣者外，一般群眾在敵偽買來的耕牛，都決定暫時由根據地群眾交給農會調解，來拉走的耕牛，也說服根據地群眾拉回來。在調解中，經過解釋教育，根據地群眾知道應幫助新解放區的群眾生產，解決的辦法，並圍附近中的人說：「春耕時你用吧！把牛好好餵上，將來還不行你！」新解放區的群眾更是感激，說：政府對咱和根據地老鄉真是一般看待，解決的實在公道啊。從解決耕牛糾紛當中，新解放區更進一步認識了新政權真正是老百姓的當家人。

靜樂峯嶺底貧苦工農
修堤淤地增產食糧

（靜樂訊）峯嶺底溝門口的二百多畝平地和三畝地，每年受曲溝水之沖毀，損失糧食常在百石左右，該村煤工隊長張二孩因此號召全村貧苦工農修堤淤地，他們每天上午下窯挖煤，維持生活，下午修堤開渠。從陰曆二月廿日開始動工，預計五月底即可完成，今年全村增產糧一百石已有保證，三年以後，還可淤出平地一百畝。（馮登魁）

路虎危害棉苗
臨南展開滅路虎運動

（臨南訊）今春天旱，路虎特別多，臨南全縣已展開了撲滅路虎運動。一區勞英張萬恩接到縣府指示後，立即動員小學兒童四出宣傳，自己也對心向羣衆解釋，打破部份羣衆認為路虎是「神氣」，越打越多，只能給好話等迷信的想法，並用算賬方式，啓發大家，如以一個路虎一天吃一顆棉苗，一顆棉苗合出五錢籽花計，一人一天捉一千個路虎，等於挽救下三十多斤籽花，羣衆們認清了路虎的為害，下定了消滅路虎的決心。二區碩口大川的羣衆，在缺雨的情況下變工担水搶種下棉田，今見路虎爬滿桑樹，桑葉全被吃光，非常就心自己的棉苗，樹頭苍尾，紛紛議論起來。四區各村，經過廣泛的宣傳動員，提出「消滅一個路虎能救一苗棉花」「一個路虎頂一顆黑豆施肥」等口號，各村男女老少都動員了起來，全體總動人員學校學生也積極參加。大嶺上村幹部在下鄉中，每人計劃打一斤路虎，並組互展開競賽。二完小師生每天下午分路外出捉路虎。瑪雞塔小學學生一個下午就捉了三斤多。各村羣衆在生產委員會及變工隊長領導下全體出動。嚴子坪最初三個婦女變工組開始打後，經區上獎勵，黑板報的表揚，婦女組全體參加，現變工組小羣起響應。二區各村每天下午，捕滅路虎的幹部羣衆，佈滿田野，勞英張萬恩採用了打一升路虎，在變工組頂一全工的獎勵辦法，黑板報前，每天都有人圍聚看誰打路虎最多，「撲滅路虎」已成為廣泛性的羣衆運動。關於撲滅辦法，已採用了以下幾種：（一）劉家山是砍上一捆苜蓿，鋪在背風的草坡上，隔上一天捕回去，就捉得一升。（二）二完小的經驗是：樹上搖下的路虎往起爬，用拌干捆毛柴放火燒。（三）在樹脚下用硬掃帚掃，土塊磕死路虎就會爬出來。（四）用是[illegible]的辦法不好，因地下是虛土，草地蘇不死，最好是捉住放在用水裏淹死。完小是有人拿一瓶子捉，捉的放在用水盆裏。（五）把樹枝最好是有花的樹枝插在棉地，晚上插下，第二天即爬滿路虎，可將樹枝上的路虎壓死再插上。（六）用火燒，晚間點着燈，路虎一燒就死。（七）樹下鋪單子，黃昏時一搖將單子包起。（八）避風地方個個的窩。（劉應先、張子明、樊不屈、李毓林、李發清、王寶珠）

陽曲一、五兩區羣衆
羣起捕捉路虎圪貍

（陽曲訊）一、五兩區目前正開展撲滅路虎，圪貍、紅蜻蜓子等害蟲的運動。[illegible]道村王老太太試驗的五分棉花，被路虎吃的還子秃了，她耐心的到地裏去捉，一日捉了十一兩，拿回家餵雞吃。晚上她便在變工隊會議上給大家說她捉路虎的經過，引起羣衆很大注意。村長號召用算賬教育大家：一個路虎吃一苗，一兩至少有四百個，大家就要吃四百苗，全村三百多勞動力，每人捉一斤，就可以捉三百多斤，於是大家就動手捉起來，幾天中全縣已捉起十六斤。兒童政府已號召兩路虎，並規定每捉二[illegible]勤務。在這一號召下，當即有佛堂坪、植元村向磐頂村發[illegible]

捉圪貍是很要緊的，捉到圪貍的英雄，他們都吃他打死的，就活捉法，一個巨大家了一個，一咱村並同，說明來：可以打的地下的，可叫打圪兩石糧食，是也也圪貍吃是連三斗這圪貍不下個，他一算了一個，一年吃一升，一千個村一至少就要吃十石貍，在他村勤員之下，全村發動人之內已捉住了十多個，在九月十四日全縣羣衆慶祝中共七大，開縣[illegible]與紅軍政治[illegible]大會上，號召羣衆開展這一運動，並提出用打一[illegible]假如[illegible]門或[illegible]提一住圪貍，[illegible]便到一[illegible]獨黑豆[illegible]住。[illegible]同。洞[illegible]死大使不下圪貍，五區社[illegible]其他[illegible]在召會吃[illegible]大[illegible]長號，一大會打紅嘴鴨[illegible]召羣衆講他一年吃了約豆[illegible]他[illegible]光了全叫的玉病鴨子，吃[illegible]他紅[illegible]提出[illegible]可用火[illegible]搗[illegible]外，民兵[illegible]可以搗毀牠的窠卵，使牠無法繁殖。（李程鵬）

要認眞行使我們的民權

孫良成

我們晉綏邊區自從敵人手裏解放出來，就開始組設民主政治。一九四一年廢除了封建式的閭鄰長制度，建立起男女平等的公民小組，選舉了各組的代表，同時召開村國民大會，投票選出村長，從此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四二年又選舉了參議員，組織了晉西北臨時參議會，成為人民的代議機關，選出三三制的政府人員，代表了各階層人民的利益，這是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因為有了民主政治的實施，數年來，無論在對敵鬥爭上，生產建設上，文化教育上，黨政軍民的團結關係上，都是突飛猛進，得到輝煌的成績，使我邊區的面貌煥然一新。

回憶民國初年，中國政府仿製過民主制度，那時的民權是少數人的私有物，非一般平民所公有，其選民資格限制的非常嚴厲，納直接國稅（即田賦）在兩元以上和文化程度在高小畢業者，方得有選舉權；不動產價值在千元以上和中等學校畢業者，方得有被選為省議員的資格；不動產價值在五千元以上和專門大學畢業者，有被選為國會議員的資格。所有無產階級及婦女根本沒有選舉及被選舉權。這明明是統治階級利用少數人的名義，實行資產階級的專制獨裁。在投票選舉時，完全是買賣性質，呼朋引類，東拉西扯，其卑鄙醜態之一般，不可以言語形容。所以那時的議會，不是人民的代議機關，實成為那時的一般平民的工具，因此那時的議員，是一些豬仔議員，他們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統治階級的走狗。

現在我們中國，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各解放區，實行了三三制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照顧了各階層人民的利益，實際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國初年官僚階級的假民主有本質上的不同。反觀國民黨統治的大後方，被壓迫的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各界人士不堪壓迫，奔走呼號，要求民主，而國民黨當局始終堅持其專制獨裁，絲毫不予人民以一點民主自由，所以外人評論中國有兩個地區，一個是延安的民主先鋒，一個是重慶的寡頭專制。

我們晉綏邊區，今年又是大選的一年，最近在進行村選及區參議員改選，我們要趁此機會，凡是年滿十八歲的男女公民，除漢奸有精神病者和被剝奪公權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illegible]才恢復人格，積極參加選舉，[illegible]我們對於地方的選舉民權要十分慎重，所以無論在抗日工作中、工廠學校中、變工互助組、訪貧訓練班以及其他場合，在每個角落裏，多方醞釀，仔細思索，多方檢討，那些人是堅決抗日的，那些人是真誠為民服務的，那些人是真正為大家謀利益的，大公無私的，那些人是能以身作則，就是要內外不欺，幫助人民的，是有功於國家民族的英雄模範，都是選舉的對象。我們還要想辦法提出候選人，在候選人中互相比較，究竟哪些人好，選舉最好的人，代表我們的意見，才能使我們人民的政府在各項事業的發揚上，更加繼續前進，推動全國民主運動，發揮全國人民的力量，配合盟邦打倒日本法西斯，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

興縣三區
討論撲滅路虎辦法
幹部學生首先動手

（興縣訊）五月十六日區政府、抗聯、民衆共同討論消滅路虎的辦法如下：一、發動羣衆用磁輥碾成缺子撒在地裏壓死它，二、用火把照，三、動員男女老少羣起撲滅，先由學校做起。當天晚上幹部和學生四十多人在高家溝大路旁進行試驗，五棵小樹上，一小時內撲滅路虎一萬餘個。因為路虎在傍晚時候都聚集在柳樹上和草叢中，撲滅時準備好棍子、木棒，白布單子，先把白布單子鋪開在地上，然後點火或把燈籠放在布單上，搖樹或用木棒打，路虎就向有火光的地方爬或掉在布單上，就可在火附近的地方撲滅它。（通訊小組）

嵐縣斜坡解放後
民主選舉村代表

（嵐縣訊）新解放的斜坡村，以民主選舉法組織抗日新政權。該村經過政府的貸款救濟，發現積極分子，成立了農會，然後即着手改造村政權，農會提出能為羣衆服務的八人為代表的候選人，在村民大會上得到羣衆的贊成，都說：「一是公正老實人，為[illegible]錯。」選出任、代表後，羣衆當即響應政府生產與參戰的號召，有四個青年參加民兵。農會威信也提高了，三個青年農民要求加入。羣衆一致反映：「這下可選好了，真活起來啦。」（白潔德、王亮全）

嵐縣漫坡村窰工
要求窰主增加工資

（嵐縣訊）漫坡村[illegible]煤窰窰主賀某，剝削工人很厲害，工人扭一扭煤，只給十四元本幣，每日工資僅佔勞動成果的百分之十四，而賀某則不勞而獲百分之八十六，致工人每天所得只夠養活自己，根本談不到養家和儲蓄，三月間，工人們會要求扭炭工資，每扭由十四元增至四十元，賀某不但未答覆，反將窰門關起來嚇唬工人，激起窰工義憤，遂與賀某講理，並提出成立煤窰合作社要求，賀某最後答應了，但合作社成立後，賀某仍千方百計的破壞這個合作社，暗中挑撥工人團結，收買個別落後工人，[illegible]工人們為了加強內部團結，曾普遍的進行了檢討反省，批評了個別落後的兩個工人，成立了工會，他們說：「今年要來個大翻身！」現在他們正組織附近窰工，準備以實際行動響應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的成立。（王元生）

河曲
從事實上比較後
瓦窰坡選出村代表

（河曲訊）瓦窰坡村選舉中羣衆說：「不怕不識貨，全怕貨比貨」。有的人提議拔頭好，他的人缺干打在互助中，幫助別人。有人提出他不識字、有能幫助人、小心、借抗屬有，提寶貴意見，關心羣衆，對婦女們相處工作、王新發幫助組織紡織好、實行耕種和勞動好。有個人都為自己心上的人競選。選舉結果，霍應小、寶貴樹、霍滿紅等五人當選為代表。他們當場檢討了過去有些地方不對，希望大家多提意見（羣衆當喊：「一定的對！」），說虛心和大家商量共同把事辦好。（劉致台）

岢嵐中寨婦女
組織起來抽空種地

（岢嵐縣）中寨三區的婦女們，選出個頗強的，在不妨礙家庭生產的原則下，抽空上山集體種地。共十三個婦女，由組長劉梅香領導，種地二十八垧，八垧胡麻已下種。播種時是和牛主變的工，她們給牛主鋤草或給沒婆姨的男人縫衣服，以節秋收全是自己的，預計可產糧十石。（焦周寧、王健民）

寧五區圪塄村
研究防治羊生疥辦法

（寧寧訊）寧五區圪塄村（距羊圈嶺五、六里）過去在羊圈嶺敵寇壓迫下，羣衆無心生產，對副業生產更不照管。該村原養羊五百餘隻，從去冬以來因生疥死三百餘隻，損失之羊價約值本幣卅五萬五千元，還少集三百多擔的肥料。羊圈嶺敵人被我擠走後，羣衆生產情緒提高了，迫切要求解決死羊的問題，五月四日，由村農會召開全村羊主和放羊工人的座談會，檢討羊生疥的原因和研究治療辦法，放羊卅多年的老牧工梁三志說：「羊生疥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過去在敵人壓榨下，很多人家冬天預備不下餵羊的草，羊每天要餓一早晨，敵寇有用發的消息時，把羊主都逃出村外，羊丟在家裏，第二天吃的羊飯後還不能回來，故羊工人想按時放羊也不行，把羊餓瘦了。加上，羊主又不按時發給放羊工人工資，故放羊工人無心多照管羊，回到圈把羊下一溝塊，圈濕又沒人照管，又發了熱，結果生疥了。病羊和好羊隔開，愈傳染愈多。」他們的發言大家覺很對，決定最近幾日內就把欠了的工資也確定按季交給，並予以優待，並要由合作社買藥給羊治疥等。另外研究了怎樣不使羊受凍，病羊與好羊要隔離等防疫辦法。（趙汾）

岢嵐嶺上
軍民互助開荒生產

（岢嵐訊）嶺上村在村長張志修領導下，再加上二〇六支隊七連的幫助，生產情緒很好。全村三十三戶，有男全勞動力二十七個，半勞動力八個，婦女二十九個，除跟牛的十四人外，都與軍隊變工，參加了開荒，部隊已開過生荒四百多垧，全下了種。羣衆開了三十九垧，正在下種。婦女們則由杜方義領導，自願組織起來，幫助部隊拆洗衣服，現已拆洗單衣九十三件、被褥二十一床、棉衣七十五件、大氅七件。部隊除給羣衆變工外，還每都兩坡。[illegible]人再幫助羣衆三個工。（楊正三）

六十九支隊厲行節約
電台四個月節省十二萬元

（六分區訊）六十九支隊電台同志厲行節約，從二月份開始至五月底止，共節省合本幣約十二萬元的電池。又該隊炊事員老王和張有同志把鍋下的碎米和剩下的窩窩都保存起來，在燃料方面，二十八天中便節省炭七百七十二斤半。（許甫、飛沙、石棣）

二中劇社
在新解放城鎮出演

（二分區訊）隨着我軍攻勢勝利的發展，二中劇社迅速在八角、三岔、舊寨，五寨等新解放城鎮出演，受到羣衆熱烈歡迎。羣衆們說：六七年了，我們就像在鼓裏一樣，演戲給咱們提提精神。在舊寨時，村人在月光下修築舞台，在五寨城出演時，每日聚集都在一萬五千人以上，演場、城頭，人們擠的水洩不通。出演次數最多節目是「新村風波」、「血淚仇」、「陸文謀」等，羣衆看了都說：「有些戲有意思，有些人說：還就和給咱上課一樣。（王元）

冀中與太行各地 各界熱烈慶祝七大
擁護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

據新華社電訊，敵後解放區於接獲中共七大開幕消息後，紛紛慶祝。冀中各界在各綫告捷之際，舉行了一九四二年「掃蕩」以來所未有的盛大慶祝會；太行各地人民也到處集會，慶祝七大，熱烈擁護毛主席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冀中各界的慶祝大會是五月七日在博野舉行的，到有肅寧、安平、博野、蠡縣及各分區代表暨羣衆千餘人，子弟兵們在各綫向敵開展攻勢，只有一部份參加。冀區林政委鄭重表示冀中軍民熱烈擁護毛主席關於召集各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並鼓勵冀中軍民要更加頑強的戰鬥，但不要麻痺輕敵，牢記日寇力量還很強大，殘酷戰鬥還在前頭。

在太行區，武安常各川各村的慶祝大會，打電報請毛主席領導立即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贊皇全縣慶祝會也打電報給毛主席說：「我們在共產黨領導下，打日本，鬧生產，得到安寧與民主的新生活，使我們深深體驗到只有共產黨才是人民的救星。」磁武災民劉殿文說：共產黨把我從災荒裏救了出來，我全家要跟毛主席走。」武北王家莊婦女郝□說：過去婦女是男人「買到的妻，買到的馬」，只有到了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我才和男人平起平坐了。道清路南新解放區的農民想起過去敵偽和蔣軍抓兵的痛苦時說：國民黨軍隊就是會壓迫老百姓，不能抗戰，我們要求立即改組國民黨政府。陵川二百多知識青年，在慶祝會上含淚控訴了國民黨軍隊在陵川的經過和勾結敵人屠殺人民的罪行，說他們的「三民主義」早變成了殺人主義，只有改組國民政府，三民主義才能在全中國實現。

陝甘寧羣衆團體利用廟會 宣傳衛生和生產備荒

（新華社延安廿五日電）邊區各界羣衆團體，近利用廟會，推行醫藥衛生及生產備荒等宣傳。延安縣柳林區今年廟會在領導人岳先芳和他的妻子王榮才主持下，進行破除迷信的教育工作，邊區婦聯、文協及西北局醫務所均前往幫助。邊區婦聯以「怎樣養娃娃」為主，向許多婦女、香客講解婦嬰衛生，共領了三天，聽衆提出了許多保育兒童的問題，都詳細給予解答，大家非常滿意。廟會期間，醫生除為羣衆治病外，又在附近各村子診治病人。今年柳林區廟會的另一新改進，是將羣衆十餘萬元的布施全數投入衛生合作社，作為羣衆共同的衛生醫藥費。廟會時，羣衆對於文化棚內的「棉花打卡圖」極感興趣，都要求帶一張回去，開展植棉宣傳。安塞白塔廟會上，助產訓練班準備了許多衛生帶包、紗布、棉花送給孕婦，孕婦爭先來要，並要一個婦女對助產班同志說：「這個娃娃長大了，要一定叫你們當乾媽。」延安市清涼山今年廟會中，都是宣傳防旱，並由王區長親自主持下舉行祭□。

晉冀魯豫邊府通令 嚴查敵寇盜買存銀

（新華社太行二十六日電）華北敵現正高價盜買民間存銀。平漢沿綫邯鄲等地，白銀一元能換偽鈔一千數百元，並以特務誘奸商入我解放區收買。本區各地目前白銀走私現象頗為嚴重，林縣任村在五天內即查獲走私銀洋一千五百元。現邊府已通令各地嚴查，並規定將偽金一半提獎。

安回家，因為他們被國民黨抓去當兵了。當期朝完畢，他們便自動的集聚起來，與邊區人民交談，他們說那邊的抽丁、派款是吃人民的兩條毒蛇，邊區帶隊縣長給大家講話。他將自己的一生經歷從舊社會裏降到今天，受盡打罵磨折，到新社會裏當鄉長、副區長、縣參議會副參議員、縣長，受到人民的歡迎等，一件件的講給大家聽，聽衆不斷的鼓掌。

突擊下種保衛耕作 榆次邊沿區大聯防
根據地游擊區淪陷區勞武結合

（新華社太行二十四日電）邊沿區軍民正創造各種勞武結合的方法，突擊下種，粉碎敵破壞我春耕陰謀。武（鄉）四區溝村半月內遭敵六次襲擊，均被該村民兵擊退。平時，該村互助組採取集中突擊，都選一精幹民兵隨同下地，合故事，史士成等並實行夜間下種，三晚夜下種十二畝。現該村一千三百畝土地已完成下種三分之二。武安敵近來不斷出擾，我為保衛邊沿區羣衆耕作，特集中主力某部，配合區幹隊與民兵，組織游擊集團，圍困五泉據點敵偽出擾，並散佈地雷障，使羣衆安心春耕。榆次邊沿區並創造了三種地區（根據地、游擊區、淪陷區）的互助大聯防，他們以根據地某村為中心，成立聯防委員會，下分：（一）情報聯防：由三種地區的村幹部參加，建立情報網，使區、村互助組間的情報靈通，且使勞力（？）作戰聯防：各村武裝劃定作戰地區，以民兵為中心，組成游擊小組，形成游擊網，隊伍流動就往那裏作戰，民兵更組織掩護隊，深入敵後襲擊，主力即乘機殲敵人的一個（？）這樣可以使敵人顧此失彼。（3）組成生產互助聯防：組織三種地區的人力畜力大變工，以區為單位，成立統一的指揮組，各村選出區幹部和人，以一村為單位，一至一小組一小隊，十至十[illegible]時互助組採取分散的二至五牲口的小變工，必要時進行十里外牲口的大突擊。在這種大聯防下，根據地羣衆支持與發展了游擊區淪陷區羣衆的對敵鬥爭，同時減少了邊沿地被敵包圍的危險。

戴高樂將訪美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巴黎訊：戴高樂將軍在其內閣一致支持下，已接受杜魯門的邀請，決定訪美。但在啓程以前，將首先處理一個緊急問題，即確定市政府選舉結果所表現的左派勝利，內閣必須有若干改組，一個或兩個可能再吸收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共產黨員，解放社會黨也可能參加政府，而情報部加斯東·亨利將被撤換。

殺人魔王希姆萊自殺
南奸米海洛維奇被捕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路透社訊：歐洲殺人犯希姆萊，已於二十三日夜十一時四分鐘自殺。希姆萊係於二十一日在布列梅那附近被英第二軍逮捕，五月二十二日下獄，並加時，希姆萊化名為特拉菲爾，右眼被罩住，鬍鬚已剃去。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合衆社訊：前南斯拉夫軍政部長米海洛維奇已為盟軍捕獲。去歲四月中，他與德國簽署協定，企圖以發動聯合部隊對鐵托元帥作戰，德軍抵抗的失敗，終使該協定毫無成果。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塔斯社訊：羅馬尼亞人民法庭於五月十八日審判第一批的十八名戰爭罪犯。被控戰犯有羅第二軍團長馬寄克及羅軍在奧得薩城衛戍司令特蘭卡斯與其女秘書等人。他們中大多數的主要罪行，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下旬在奧得薩槍殺了五千多蘇聯人民，其中有婦女兒童老人及病人等。

太行偏城萬谷城村 貫徹思想教育 與減租生產結合

（新華社太行二十六日電）偏城萬谷城村，今年貫徹了思想教育和減租與生產相結合的新方法，使減租與春耕運動都於最近勝利完成。該村開始減租時，在大部羣衆和個別村幹部中都存在着單純的經濟觀點和平均主義，該村幹部針對這種現象，就在赤貧戶們所組織的互助開荒隊，在山上開荒的機會，參加他們的開荒，利用生產間隙進行思想教育。晚上，他們就在佃戶會中討論所存在的問題，把各種錯誤思想加以糾正後，即由佃戶組成五人減租委員會，把佃戶地主聚集在一起，心平氣和地講道理。會上佃戶們除傾吐自己過去所受的壓迫和剝削情形外，並在一些問題上照顧地主的生活而自動讓步；但過去所提出的要求不合法令精神的自動取消，因此地主們大受感動，有些地主當場就說：「過去是對不起政府和大家，現在把吃瞞押開了，心裏實在痛快」。於是許多問題都按照法令解決了，好些過去解決得不適當的，也重新正確的解決了。在開會解決問題前，幹部們預先協合佃戶，徵求他們對解決問題的意見，同時在討論中啓發大家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思想，不要認為減了租就等於翻了身，因此緊接着減租運動結束，羣衆就迅速而自然的轉入生產運動。現萬谷城除一戶外，不論地主富農佃戶都自動的參加互助組，羣衆的春耕，全村土地已於二十日全部下種。

在民主政府推動下 濱海羣衆打井防旱

（新華社山東廿八日電）濱海訊：今年濱海各地天旱雨缺，秋苗不旺，在民主政府號召下，羣衆已改變往年靠天吃飯的思想，打井防旱。莒南某區自駐軍在操場鑿井後，某某三村已打井三眼，可澆四百畝。莒中新解放區某村因天旱，羣衆拜神求雨，該縣王縣長聞訊後，即親至該村宣傳打井，並親自領導縣府機關打了丈餘深的大井一眼，羣衆都說：「要是有神的話，縣長就不讓求雨了。」莒南劉家莊羣衆不願打井，村幹部便抓緊以下的事實進行教育：即五年前慢慢的驗到打井的好處，在一次年成不好，朱學孫遊，一畝高粱只打二三升，全莊竟有十三戶逃荒下關東、下江南，但中農劉紅飽卻不靠天吃飯，打井種莊稼，結果除擺尾巴，拉了也得飽滿，他一共養活了全家十八口。現全莊已打好十井十眼，棉花都是用井水澆的。

國民黨當局所謂「民主」運動的眞相
（一）出版之命運——從統治到強佔

就近兩月大後方的報紙、雜誌上看來，檢查機關的「積極性」可說是已經接近頂點了。以新華日報為例，差不多每天都有大批稿件遭受無理的扣留和刪削，編輯部為使作者、讀者明瞭眞象起見，經常登一些聲明被扣的啓事；僅就三月三十日、四月二十一日、四月三十日三天啓事中，即有被扣稿件：是明文化界關於挽救當前危局的主張，新聞自由在那裏，中國民主同盟雲南省部對時局宣言等十五件，還有稿件差不多都是文化界政界及其他方面對於當前所急待解決的民主與團結問題所發的言論與建議。對於其他民主分子的報紙、雜誌，檢查機關也毫不例外的加以苛刻的扣。例如「中國農民」雜誌最近發表啓事稱：該刊五卷第一期為「村民主專號」，原稿有三分之二被審查機關扣去，所以不能按期出版，在那些被扣的稿件中，有一篇是談「殖民地理論的發展」，其中並沒有一字涉及中國，竟在官方高唱「改善中蘇邦交」的今天，是特別刪掉的，耐人尋味的。此外，再以昆明出版的「民主週刊」為例，在三月三日出版的一期中，前兩頁幾乎全部開了天窗。這類日益加劇的對言論的壓迫，引起了各方不滿和憤怒，甚至立法院長孫科先生在四月三日在重慶青年會公開講演中，也憤激的抗議道：「現在號稱民國，為什麼國事人民不能講，不能說得，也不能發表意見！一位老者說我們變成法西斯政府了！」當政者亦積極施行其劫奪「異己」報刊的行徑了。緊接在成都「華西晚報」被搗毀的事件之後，他們又特意從「新蜀報」強行竊據。按「新蜀報」係鮮英、金滿成等四川人士所創辦，已有廿餘年的歷史，國民黨反動派對該報覬覦已久，在去年就曾一度圖謀竊奪，並在中央日報發表了所謂新蜀報「董事會」的啓事，當經該報主筆人鮮英等痛加駁斥，此次實行武力劫奪的情形，在沈鈞儒、沙千里等四大律師代該報社長鮮英先生發的「緊要啓事」中，可看到一個大概。啓事中說：「……近因該報內部糾紛，實為社長應有職權，將來不得已之處置，不料強取豪奪，抗不移交，且於本月十八日擅僱暴徒，強行毀據各部，並劫佔印刷廠，登報啓事，撤換負責人，妄稱董事委員會，藉口偽令……」一紙公文，而官營報社所在之地，竟有暴徒白晝行劫，而違法亂紀者未聞，由此一點，就可以斷定是誰在強暴侵權了。

他們的背後緊緊撐腰了。國民黨政府法西斯式的毒手，對於書籍雜誌依然也不放鬆。邇來趙超構先生的「延安一月」在新民報連載時，已經不過日檢查過，出書時又經檢查一次，乃久因為銷路太廣，最近又要重行送檢，始准發行。情況不算，最近又給書店、印刷店一套嚴密審查、檢查的新規定，其要點為：第一、除了原有的企業登記手續外，必須申請當地主管官署會同圖書審查處審核合格，發給許可證後，才能營業。第二、內容組織及營業範圍如有改更，應呈請主管機關核准，甚至連變更資本額、店員也得呈報官署備案。第三、未經證明，已經審查過的稿件不准承印。第四、除董事會等業務會議外，店內不得為集會結社之所在。此外，如法令中，細加複雜地規定了一定的嚴厲，養着書店、印刷廠完全無自主、自動的餘地。這雖然還沒有達到其「一個書店」—「一個印刷廠」的目的，但也已相差不遠了。（未完）

法戲劇電影企業工人 罷工抗議過高稅率

（法新聞處訊）法全國戲劇電影工人聯合會命令各戲劇與電影企業工人於二十四日實行罷工，反對代表孔拉斯方面的某些設計，並反對迫使許多劇院影院關門的過高稅率。

敵後文藝運動的新收穫

——讀晉綏邊區「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

馮牧

編者按：去年邊區「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於今春已先後印出單行本，這些單行本到達陝甘寧邊區之後，解放日報五月六日第四版曾刊登本文予以介紹，特此轉載，以饗讀者。

在去年的抗戰日報上，我們曾經看到晉綏邊區設置「七七七」文藝獎金，及宣佈了第一批獲獎作品的消息。據抗戰日報的介紹，這些作品，「在內容上都能符合於當前邊區的政治任務，切合邊區羣衆的生活；在形式、技術上，大都能夠普及，爲羣衆所喜聞樂見，且多樣化。」

但是，由於交通不便，直到最近，我們才看到這些獲獎作品的單行本。單行本共十種：「王德鎖減租」（郿鄠）、「大家好」（秧歌劇）、「新與舊」（小說），「張初元的故事」（故事）、「新窗光景」（歌舞劇）、「開荒一日」（郿鄠）、「勞動英雄回家」（秧歌）、「轉移」（報告）、「侯圪且和他的少年隊」（童話）、「打得好」（話劇）；雖然還不完全，但已經包括了其中最主要的作品了。

讀着這些印刷得極爲精美的小冊子時，我們時時都感到一種難以抑止的欣喜。可以並不誇張地說：這些作品，不僅是晉綏邊區文藝運動的重大收穫，而且也是敵後根據地文藝運動的極可珍貴的收穫。這收穫，不但是由於晉綏邊區近年來貫徹了減租生產政策，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對文化的需求逐漸迫切的結果；也是由於晉綏邊區的文藝工作者很好地執行了毛主席所提出的「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政策的結果。

這些作品，首先，它們給我們一個矚目的印象，就是其內容的豐富和多樣性；它們不但尖銳地反映了當時當地的政治任務，而且是從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軍隊和人民怎樣爲執行黨的和抗日政府政策而鬥爭；它們不但反映了人民的減租鬥爭、對敵鬥爭（「王德鎖減租」、「侯圪且和他的少年隊」、「打得好」）；也反映了在敵後根據地正在蓬勃開展着的生產運動（「新窗光景」、「勞動英雄回家」、「大家好」）；不但反映了敵後八路軍在戰鬥和生產中的英勇、堅強，也反映了它的團結、緊固，以及和老百姓之間的一家人似的融洽（「轉移」、「大家好」、「開荒一日」）；不但反映了在新社會中人民是在怎樣地成長和被培養成英雄（「張初元的故事」），也反映了在舊統治下人民是怎樣受摧殘，被統治者推入痛苦的深淵（「新與舊」）。

這些作品中的無論那一篇，都寫得生動、新鮮，很少給人以用抽象的說理來闡明作品的主題的概念化的感覺。看了「王德鎖減租」這個劇本，誰都會看出它是爲配合當地的減租運動而寫成的，但是，不論誰看了它，都會承認這個劇不但有着重大的政治意義；也有着不下於前者的藝術價值的。這是一個藝術品。作者爲我們繪了一幅在減租運動中廣大農民羣衆和頑固地主作鬥爭的鮮明圖畫；它不借助於任何抽象政治口號來說明主題的中心，而是通過了人物的形象來表現出當前的現實，通過了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來說明減租運動的重要及其解決的道路。在這個戲裏，地主趙卜喜、安分守己和但小膽的農民王德鎖、靈巧而擅衛的二大流趙拴兒，都寫得相當出色；一般被認爲難於表現的農民羣衆場面，在這裏也有着相當成功的處理，如第四場的農民集會和第六場的減租會，就不但不給讀者以紛亂浮掠的印象，而且由於作者在羣衆場面中更着力於人物刻劃的原故而給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秧歌劇「大家好」是另一獲中等獎的劇本，它的主題是想表現在根據地裏軍隊、民兵、老百姓是如何親密地聯結在一起：戰鬥、生產、生活。較之前一個戲來，「大家好」有着更多的語劇成份，有着更多的描寫人物和生活的細節的機會，充滿着全劇的，是農民生活以及他們和軍隊的關係的自然而細緻的描寫，儘使全劇雖然顯得有些散漫和平泛，卻滿溢着生活的真實氣氛。這也就是爲什麼雖然這個戲中的人物描寫還不十分凸出，卻還能生動地表現出它的主題來。

這些作品，儘管它們形式還不能完美，有的甚至不免粗糙，但是，在它們中間，最先使人感觸到的，是豐富、新鮮、躍動的生活，而不是精工細雕出來的形式，因此，它們大都具有深的、自然流露出來的感人力量。我們再來讀讀孟繁彬同志「轉移」。這是一篇報導了敵人在冀中大「掃蕩」時，我們一支部隊如何轉移，如何對敵人正面搏鬥，如何突圍完成了預定計劃和真實的報告文學。雖然人們可以在這一作品的形式上，挑出一些瑕疵來，但是，不管這些，它仍然是一篇成功的作品。我們曾讀過不少寫敵後戰鬥的作品，但具有「轉移」這樣的特點的，我們還很少見過：它爲我們描繪了一幅敵後正面戰鬥的壯闊景象：它寫出了在敵後的生死鬥爭中，八路軍的戰士和指揮員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正如作者所說：「在這情形下，人們的意志和心腸變得像鋼鐵一樣硬了。」它寫出了在艱苦的情況下，幹部對戰士、戰士對幹部都具有着何等深的生死與共的手足般的感情。作者彷彿把我們帶到了正在作殊死戰鬥的戰場上，到處是子彈的呼嘯，遍地瀰漫着砲火揚起的灰土，周圍是無數戰士的疲憊然而堅定的臉孔。在火線上，政治委員揹着背包來回奔跑着，一顆砲彈把他撥倒了，他從地上跳起來，拍去臉上的土，喊道：「堅持呀，不要浪費一顆子彈！」在最前面，老伙伕班長忍着傷痛，一面喊着一面挺着刺刀向上去；他終於奪得了戰利品歸來；但是，一顆砲彈又把他打倒，彈片削去了他腿上一片肉，而他摒絕了牲口和攙扶：「我騎上別人就不能騎了！」一步一拐地跟着隊伍闖出了重圍！……。不要非難這些作品，說它忽略了某些瑣細情節的描寫，當人們隨時都在戰鬥，隨時想着怎樣殺死敵人、保全自己、或者必要時和敵人一起死，你是沒有理由要求他們做更多的心理活動的。

這裏是另外一篇作品：李欣的「新與舊」在所有的作品裏，這一篇要算是在形式上最完整最有特色的了；雖然在開首的時候，作者抒發了過多的個人議論，而使中心稍覺渙散，然而這並未妨礙它對這樹新主題的鮮明的表現：舊社會如何使人流血、流淚、而新的社會又如何使一個「裡緣在腳底下的莊稼漢」變成一個「打得、說得、做得、寫得」的革命幹部。貫串着這主題的中心的，是一個機槍班長殷志仁的故事。他曾經是一個給人攬工的安分的雇農，在舊政權下，他除了「一年辛苦打下的糧食一多半都叫財主拿去了」之外，他還得隨時忍受突然襲來的不幸：他曾經被不戰而退的「國軍」們吊打，他的老婆曾經被駐在村裏的軍官勾引，而且爲了這，把他迫送到遠地去出差。但是，在那光景下呵，這一切只能使他「看在眼裏，恨在心裏」，有時候，一肚子氣就發洩在自己老婆的身上，關起門來把這不幸的女人痛打一頓，但是，打完之後——

「卻又抱住那遍身鱗傷的老婆哭了，他們把苦痛流在眼淚裏，他們哭了很久。」

「這日子怎麼過下去呢？」老婆問着。

「不能這樣過下去了，」他回答：「我要當兵去！」」

這樣，在躍躍的參軍運動裏，他參加了八路軍。但是，他的家庭還在黑暗的日子裏殘喘。在一次「掃蕩」裏，他老年的母親在敵人蹂躪下受了重傷，聽到這消息，他連看也不看一下就去參加了正在進行的戰鬥。在他的領頭衝鋒之下，他們攻下了他所生長起來的村子，而且，使它很快就變成了根據地。接着，「新的生活開始了，「債還了，地也贖了」，而且，還建立了家務，「想不到的都有了。」這就是「新與舊」這篇小說所表現了的。雖然，我們也許有理由說，作者對新生活的成長的描寫還不夠深刻，但是，無論對於舊日的充滿着血淚的生活的表現的豐富的和動人上，無論它所攻的由一個軍隊幹部的講話口氣來表現人物和故事的活潑而新穎的形式上，它都是一片成功的作品。

最後，我們必須着重指出這些作品的另一共同特點，那就是：語言的生動、自然、有地方色彩而不過於雕琢。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優點。一般說來，邊區地方語言常常會因爲對於當地人民生活了解得不深入而使得有些地方語變成爲一種炫修，一種貼上去的文字上的裝飾。而這些作品，包括這裏未着重提及的，卻很少給我們以這種感覺，雖用它們大都是用山西土話寫成的。這裏，我們摘引「張初元的故事」中的一段作爲例子——

「……他從小就是受苦受難，熬瘦大的。八歲上，就當了織毛口袋的工人，俗話說：偷到的徒弟買到的馬，由人家騎來由人家打。挨打受氣是家常飯。！後來又給財主們當了攔牛放羊娃，整年整月，在那荒山野林裏，伴着不會說話的牲畜過活，牲畜吃的[illegible]，人卻餓成個黃腦腦的。掌櫃的不把他當人看，一說話三瞪眼，開口就罵，伸手就打；那陣子，小孩孩，哭了的比尿了的還多呵……」

這是何等生動，何等富有地方色彩，而又何等自然和平[illegible]熟[illegible]除了對於當地生[illegible]熟悉以外，我們是[illegible]樣的語言來的。同[illegible]品的語言之所以能[illegible]，然，證明了這些作[illegible]都是有着相當深[illegible]限於篇幅，對「[illegible]獎作品只能作如[illegible]作品的創作和出版[illegible]邊區文藝運動的成[illegible]明了兩件事情：第[illegible]敵後根據地，生活[illegible]動蕩，但只要我們[illegible]文藝政策，我們的[illegible]出好的文藝作品來[illegible]提供了一個出色的[illegible]明了：不是專門從[illegible]，只要他們有豐富[illegible]一般文化水平的文[illegible]寫出動人的真實的[illegible]有着豐富的實際生[illegible]成功的、動人而真[illegible]日報的介紹，「七七[illegible]獎作品，有很多都[illegible]贊而且文化水平也[illegible]如寫「轉移」的孟繁[illegible]元的故事」的馬烽[illegible]學」），他們所以能[illegible]品來，主要的是由[illegible]實際鬥爭的結果。[illegible]稱著的民兵同志[illegible]身戰鬥的經驗寫成[illegible]由這些例子，我們[illegible]的文藝政策執行得[illegible]鑒從他們那裏，從[illegible]間，產生出更成功的[illegible]

日閻合辦的特務武裝

（離石通訊）

四月二十日，離石敵人成立了一個特務武裝組織，叫做「晉西北剿共鐵血團」，僞團長是敵人忠實的漢奸賀煥之，他曾經說過：「就是我父親接洽八路軍或知道八路軍情形不報告，照樣殺死他！」這個民族的敗類是如何的喪心病狂啊！僞團員共一百一十多人，共[illegible]閻錫山軍隊和當地地痞流氓組成的「特工隊」和「剿共軍」，實際也就是閻錫山勾結敵寇，爲敵寇屠殺晉西北人民的工具。這個「鐵血團」和閻錫山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閻錫山的離[illegible]山辦事處敵偽組長林處政，又帶了十八人十一槍去參加，人員絲毫不動的編入僞團內。後來閻錫山軍的辦事處主任楊文英去信說「槍帶的太多了」，賀撫煥之就給送回去四支；閻方人員經常進出僞團，如「一家人」。

這個日閻合辦的「鐵血團」，在我邊緣區專門進行特務破壞活動，爲了我軍民更有力的予其以致命的打擊，這裏特將其陰謀活動之一斑加以揭露：

一、在村裏指定老百姓強迫送情報，自該特務武裝成立以來，馬家村、吉村等五個村，已有九個老百姓因不願背叛祖國出賣良心被屠殺。

二、公開搶掠，不論金銀財物或破銅爛鐵，，看在眼裏就搶，賀撫煥之自稱「我的經費就靠這個。」僅最近在馬家村一帶，即搶五次，爲數達二萬元白洋。

三、活動方式：一兩人、三五人，化裝成揹小口袋的商人、扛着鋤頭的農民、或提小籃子的走親戚的，至多也不過三十個人。出來後即秘密告知各村的特務偵察我方人員，遇到我方人員即令拉攏釘梢，報告僞「鐵血團」。一次，我偵察員某在某村遇到一個特務假裝叫他進家休息，幸而他剛進去就發覺了，他機警地立刻就走，後來僞「鐵血團」果然來了。

這個僞「鐵血團」除進行僞化陰謀外，更專門對付我武工隊、偵察人員或單獨工作人員，一接到特務報告，就在夜裏也出來。如果遇到我部隊，掄一響，就像狗一樣夾着尾巴掉頭就跑。望我軍民隨時提高警惕，以粉碎其陰謀。

痛悼恩人劉克勝

楊弈

聽說武工隊上的老劉英雄犧牲的消息（按劉克勝同志是臨南[illegible]十一日在戰鬥中犧牲），像一把利刀刺進我的心窩。他對我比[illegible]原是個二大流，逛、酒、嫖、賭，無一不幹，將財產賣盡，揮[illegible]。去年二月，覺得實在沒有面子再在村裏住了，暗地準備要往[illegible]倒嗔，正在這時候，老劉來到我村，勸我改邪歸正，好好生產[illegible]。但我下定決心要跑，換了白麵窰子，三幾天就糟蹋完了。可[illegible]說了一頓又借給我一斗。這種誠心感動了我，我打消了往外跑[illegible]成不了。老劉怕我偷的抽，搬到我家來睡，有時我已睡着了，[illegible]這種嚴格幫助下，大煙也戒了。三月裏人家開生產，我沒有地[illegible]畝半地；沒錢，他替我到處拾爛鞋灰；鋤地時，他給我抓[illegible]他被調到更前面的村子工作，從此我們相談的機會就很少了[illegible]政府和老劉對我這樣好，我如果不好好勞動，秋裏打不下糧食[illegible]呢？所以我很用勁，有幾次路腳和腿已腫了，一想到老劉的[illegible]；最後熬受了，去年打了五石糧，又買了二十畝地、七隻羊[illegible]大家選我當了勞動英雄。我翻了身，父親也從離裏回來了。[illegible]政府和老劉對我的幫助。我重生了，但他被可惡的日本鬼子殺[illegible]許多悲哀事，但這是頭一件使我最傷心。今後我要好好生產，[illegible]和老劉幫助我一樣去幫助別人，來紀念我的恩人。（榮明代筆）